拉薩的星空

我寫〈拉薩的星空〉時，基本上來說，我的整個心思是徬徨與飄忽的，於是我就在小說裏塑造了一個流浪者的身體，卻不料因緣湊巧地與二十世紀的「漂泊文學」遙相呼應起來。

這個流浪者本身並不具備任何形質，因為他的身體乃透過我從李尉昂先生的《長沙白茉莉》所捕捉來的輕忽「概念」，所以基本上也只是個「概念體」而已；由於流浪漢透過這些值得商榷的文字所形成的事跡仍是些「概念」，因此對「概念體」來說，他並不知道自己正在流浪，反而覺得遊盪的身軀交纏了事象的真實與固有性，而使得表面的現象充滿了曖昧與不確定性。

倘若任何人要將這麼一個流浪特質引申至其它的離散現象，包括魂識離開形體的過程等，他將發現其基調都是相似的——這裏隱涵著我詮釋「時間性」的企圖，並有著將之提升至「迴轉式的時間概念」的構想。其實這位對生活無能反應的流浪漢，雖然帶著過去的聯繫(不論那是甚麼)，但他幾乎不知道自己已經開始了流浪的生涯——他那種沒有依附的漂泊，只能拖累著以前的殘缺與遺憾，如風一般地尋找著他所熟悉的事物以作為安身之處；而一旦流浪漢知曉自己正在流浪，流浪其實已經終止了。當然流浪漢的存在與移動，也無任何「地域性」的牽扯必要。我之所以把他安置在西藏的拉薩，完全是因為這個地區充滿了扭曲與變數。事實上，我的初稿不是這樣，因為我在最初的構思裏，非常貼切地將流浪漢放在我所熟悉的臺北市中山區公所—殯儀館—行天宮的街道上。

顯而易見地，我希望藉用文學的手法將方東美先生治學的「時間性」與「地域性」提升上去，以探索一個破除「時空」的可能性，畢竟這本《懷疑與恩寵的故事》在探討活佛轉世在「多重時空」裏的意義，而要在歷史裏破除「時間性」與「地域性」則就直截牽涉到「大歷史」與「歷史之幾」的辯證。這是《十八講》語焉不詳的地方，遺憾的是，「幾者動之微」是孔子的《易傳》裏最為精闢的

論見，而論述「新儒家哲學」或「儒家玄學」，卻不能詮釋「歷史之幾」，則就讓「十八講」的「大歷史」論說纖弱了起來，奧妙的是，「活佛轉世」卻將「大歷史」與「歷史之幾」結合了起來。

話說從頭罷。當我把身軀由臺北移至拉薩時，我的思維也由一個闡述「反文明」的地位轉變為「反革命」的現象——這個無心造作使得我與當初構思的「反文明」姊妹篇〈牽手再見〉愈行愈遠，終至沒有了絲毫關連。我必須說，這個因緣不是我故意造就的，因為我把自己放在「反革命」的地位來向威權抗爭，只是為了闡述「革命」的真正意義。這個心態與我想以「反文明」來說明「文明」的意義是一致的。但是這麼一轉變，麻煩緊跟著就來了。原因說來可笑，因為「反革命」是一個敏感的名辭，尤其對我這麼一個長期居住在美國的人來說，「反革命」的名辭除了敏感之外，更有一種震嚇力量，所以我初聽之下，竟然有點不知如何反應。這事說來很有意思，因為我是在一種毫無心理準備的狀態下聽到的。事實上，我只不過打電話給我一位居住在北京的小姑，詢問有關上次她自告奮勇地攜帶回去五、六篇小說給《上海文藝》主編的刊登事宜。她起先支支吾吾，只說小叔比較忙碌；但是我知道小叔才剛從「中國科學院」退休下來，不可能忙到哪兒去，於是不顧一切地追問下去。她給我纏得沒法子，就說了：「甭談刊登的事啦！他說你的小說是『反動文字』，你是『反動份子』。」

雖然我從大學時代以來就因為獨來獨往，一直被同學戲謔為「叛逆性格」，但是當我聽到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稱呼為「反動份子」，真是茫茫然不知應該說些甚麼；小姑聽不見我的答話，以為我很難過，於是好言相勸，要我多寫些對國家社會有益的東西。

我聽了小姑的話，只覺得耳朵嗡嗡然，然後我就聽見自己用一種有若空谷回音的聲調反駁著：「『反動份子』想來應當是那些率性進行著一些悖逆國家、社會利益的搗蛋份子，但是我所不明白的是，難道不敢率性的『非反動份子』或忠貞不二的共產黨人真的就能夠在『改革開放』裏護持『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裏奉行『共產教條』？」我放下電話後，足足就這個問題沉思了一個鐘頭，然後我就把那種對新的「概念名稱」的茫然反應整理了出來，一股腦地移植到了小說裏。

我與這位因姻親而結緣的小叔從未謀面，我也不知道他從我的小說內總結出「反動」的字眼，代表了多少鄙夷或排斥，但我卻由這樁事件上明瞭到，大陸的文藝工作者(不論在地或流亡者)承擔了過多的政治責任(不論附從或反抗)，所以容不下任何「創造性空間」。

這想來很悲哀。雖然我不想冒犯甚麼人，我對政治意義的「革命」，甚至「反革命」，也沒有甚麼興趣，但是我以為那些揭櫫「革命」大旗的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有企圖地在根本意義上扭曲「革命」名辭的內涵，所以他們革起別人的命來大多理所當然，但是革起自己的命就顯得猥首猥尾。我只想遠離一切謊言，也不希望藉用文學去製造假象。這個「誠與虛」在我的書寫裏，是很重要的。

其實人類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心智的啓蒙與性格的改進，所以真正的「革命者」大都是那些向生命挑戰的哲人或聖者，而真正的「解放」也純粹是就個人的「證悟」而言；這種消弭內在「對等差別」的「革命」只能令心頭的波動止靜，或讓自己的「內在」不與「外在」產生太多的對立。當然這樣的想法對那些喜歡隨意對一些解釋不清的東西貼標籤的人士來說，要求就有些過高了。

這原來就是一個純屬個人內在修為的「革命」行逕，所以絕不可能將矛頭指向任何社會階級或某一個族羣，因此「革命者」在本質上只能默默地承接「反革命」的指控——不能反抗任何指控，也不能高喊「革命」的口號——質言之，高喊「革命」口號者大多是口是心非的「反革命」者，而追勦「反動份子」者則在哲學的本質上來說才是不折不扣的「反動份子」；同理，在表面現象上製造流亡印象的民運人士或在文字構思上製造流亡現象的文藝人士，其實本質上已經遠離流亡的事實。

我在重新閱讀自己的「反動文字」卻四處尋找不到自我認同時，不禁想起了廣州市的《花城》主編也對我的《走失的大閘蟹》有相同的評語：「他這個美國人對咱們可不怎麼『友好』哩。」當然傳話回來的廣東電視臺導播可能含蓄了一點，因為在她強調「友好」的口吻裏，我聽出了主編的意思正是「我的小說是『反動文字』，而我則是『反動份子』。」我兩次被人指責為「反動份子」，內心真是哀戚難堪，所以就更加哀憫僧侶成為政治犧牲品的悲劇。

我深思著，僧侶其實只是一羣以自身的生命為基石，企圖擺脫身軀的羈絆，而立志做一番徹頭徹尾的革命的修行者。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家，深刻瞭解生命原本不帶絲毫暴力與掠奪，所以在追求解脫的過程中，能夠將智慧糅和於慈悲裏散發出來。不幸得很，僧侶的和平進修，屢屢遭到以暴力為訴求的共產黨人的壓迫。多年來，共產黨人在槍桿子的捍衛下，帶著摧毀人性的陰謀，隨隨便便地將「非同路人」按上「反革命」的稱謂，予以迫害與鬥爭；其實就「革命」的本質來說，共產黨人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份子，而印度國父甘地的「不抵抗主義」反而更為接近真正的「革命」內涵。

這種將「對立」的概念不求甚解地「連結」起來以擾亂世人耳目，應當是理性的人類一個極大的嘲諷；於是我在想清楚了這個關鍵以後，就坦然地接受了這位小叔所賦予我的「反動份子」稱謂，然後將小說中的流浪者化現為受盡欺壓的無助僧侶——這是我的思維由臺北移至拉薩的緣起。

我創造了這麼一個「唯心修行者」掙扎於「唯物政治環境」的情節以後，卻又因自己在寫作時必須面對一些無法以「唯心理論」來闡述的「概念」連結(或政治詞彙或鬥爭叫囂，或毛腔毛調或毛言毛語)，所以始終感到憂心忡忡；於是我就把這一份解脫不得的哀傷，經由寂寥的拉薩旅店窗口散發出來，權充流浪漢(其實是自己)在囚禁的地方向外界探索的唯一希望了。所以這麼來讀〈拉薩的星空〉時，我坐在拉薩旅店窗口看一方風月的情景，就只能說是自我囚禁的唯一救贖，而窗外的星空敵不過街頭盡眼處霓虹燈的光芒，其實只是顯示西藏的傳統文化在「經濟改革」裏逐漸銷亡的象徵，窗口的憑漫燈光陪著孤長的身影，則更意味著流浪者渴望破除密室的束縛，以爭取身軀的自由。

拉薩的消息在共產黨人的封鎖下，能流出來的並不多，不過拉薩的宗教迫害卻幾乎日有所聞；我不知道拉薩街頭可曾出現過和平示威行動，不過我卻清楚拉薩的確曾經發生過多起暴動事件。這些似曾相識的見聞就在我將題目從〈臺北的星空〉改為〈拉薩的星空〉時，有如梵谷的「旋動星空」般一起繽紛地閃現。我於是不加思索、又鉅細靡遺地將意識的流動匯集成這篇小說。

拉薩的星空

我不能確定這個小故事對你有甚麼用，因為它只不過平實地述說了一樁我生命的事跡。但是讓我先提醒你一句，這不是「自傳」。雖然有人曾說，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但這樣的說法令我臉紅、羞赧；我在這兒，只是想藉這篇小說來證明說這話的人無從遮掩的偏狹。

•

話說從頭罷。我重新回到拉薩的時候，住進了一家旅店。當然對我這個從小生長在拉薩的人來說，在拉薩住旅店還是頭一遭的經驗。但是現在不比從前，很多事情都不能用以前的經驗來判斷。

旅店房間窗前的街道恰巧是預期中遊行隊伍通過的路線。遊行隊伍還未見蹤影，但是人羣已經由四處往路邊聚合。或許大家都喜歡瞧熱鬧，因為據說這次遊行並沒有得到公安局的批准，於是大家心照不宣地警戒著一些說不清楚的事故，又同病相憐地壓抑著不可言狀的恐懼。

和煦的陽光穿梭在忙碌的人羣裏，不時地散發出憐憫的訊息，偶爾一、兩聲口哨會穿過陽光的撫摸，夾雜著尖銳的吆喝聲，鏗鏘地撞擊在我房間的玻璃窗上，然後四處反彈在小小的天花板與貼滿了布達拉宮照片的牆壁上。一連幾次以後，我知道我無論如何也睡不成了；此時，我眨了眨眼，忽聞哨聲大作，於是我從床上爬了起來，挨著窗口，探頭出去觀看街道。

街道寬敞。幾個外國攝影記者正放腿盡情地奔跑，笨重的攝影機在肩上跳動。我有些糊塗了。這是怎麼回事？北京當局不是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嗎？拉薩難道不屬於開放的城市？我心緒不寧地想著。當時的驚訝，我意外地發現，讓我又回復了在祖普寺慣有的冷漠。我找不出確切的話語來表達這種心理轉變與心歷路程，但「驚訝」與「冷漠」就這樣結合在一起了，而且愈驚訝，愈冷漠。

我在寺廟時聽說過，拉薩街道上最近來了很多外國旅客；我也聽說，拉薩市民總是過於殷切地將小紙條偷偷地塞給遊客，或拉著一些關懷西藏的外國人士到闃黯的小巷道，比手畫腳地陳述他們對達賴喇嘛的懷念。但是我對這樣的謠傳總是抱著懷疑。如今我第一次看見大批的人湊集在一起，而且還發出不平與憤懣的咆哮。這就不由得我不信僧侶間繪聲繪影的傳言了。

這種傳言其實已經很久了。我經常聽到寺廟的長老們告誡我們，北京最忌諱的就是「國家分離運動」，所以才會一再被達賴喇嘛在世界各地的「分裂祖國」行逕、逼不得已地做出高壓迴應來控制西藏。當然對這樣的說法，我始終無法理解，因為只要我稍稍追問下去，他們立刻又說，達賴喇嘛在世界各地奔走呼喚，所以「藏傳佛教」在西方自由國家裏傳播得極為迅速，而且各種協助傳播「藏傳佛學」的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球四處成立了起來。我一口咬定達賴喇嘛是在「行菩薩道」，但是長老們無奈地搖搖頭說，不是不是，北京當局認為這種宗教傳播是分裂祖國的「反革命」陰謀，因此也就難怪他們雷厲風行的鐵腕愈勒愈緊了。

我對這些說法是無法辨認是非的，不過好像已經有十年了罷；也就是說，從一九八七年開始，拉薩市的情治單位逐年感受北京國務院的壓力，更有鑒於上次達賴喇嘛應邀到美國發表了《五點和平計畫》，呼籲北京全面停止血腥鎮壓，然後拉薩社會就引發了一股不可逆轉的「反政府」風潮，於是政府毫不猶豫地加強了對寺廟僧侶的督察與控制。因此，長老們為了避免無謂的犧牲，不得不一再地提醒我們，螳螂當車的舉動是愚蠢、不足效法的。

我是不敢違背長老的，不過如果你真要問我一些心底的話，那我一定毫不猶豫地告訴你，達賴喇嘛那個「五點和平計畫」只是為了要保存西藏人民的生存空間與文化傳承來維護西藏的根基。這是沒有錯的。當然這個想法我一直擺在內心深處，所以表面上看，我還算是一個相當合作的人；雖然我有些厭惡緊接而來的「法制與民族宗教政策」教育，當然還有那不可避免的「擁護祖國統一」教育，但我還是默默地接受了院方的課程安排。

我不甘願就這樣地合作，所以這整個事件的毛病就暴露了出來。不過我並沒有惡意，我只是對突然加重的功課反抗了一下而已，因為長老們始終不知變通，不肯就「愛國主義」教育課程的加重，稍稍減少平時的功課，於是我就教唆同修們趁著「十、一」國慶的慶典起來反對了一下。

本來這個抗議行逕不至惹下甚麼大禍，但不巧這天大昭寺前暴發了前所未有的血腥動亂，於是好事者就將這兩件事起了連想。我是後來才聽說的。雖然一切消息都無法得到證實，但我仍然在龐大嚴密的封鎖鎮壓裏聽說，零星的示威行動不斷地進行著，而到血跡斑斑的慘案現場去上燭火、幡旗、獻哈達的喇嘛們也陸續地遭到毆打與逮捕。我聽到了以後，就不識時務地在同修裏發了幾頓牢騷；過了不久，一個位高權重的黨委書記就進駐了祖普寺。

我在窗前觀看了一會兒，看著聚合在路旁的羣眾給四下驅散得七零八落，甚覺無趣，於是躺回床上，從漸去漸遠的哨聲，分析這個遊行就算能夠如期舉行，大概也沒有甚麼作為。我躺了一會兒，還是睡不著，於是意興闌珊地下了樓，沿著北京東路東行，一直逛到拉薩大橋。

我在拉薩河邊站了一會兒，沒有過橋，只到附近的書店買了一份報紙，然後跳上一輛漢人駕駛的「面的」，漫無目的地地向西北方向駛去；「面的」司機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著彆扭的藏文，但我卻不想理他，因為路景的急遽變化，整個將我吸引住了，只見沿途均是工地，高樓大廈平地而起，我都有點認不得了。舊時的拉薩印象就這樣快速地消失於現在的街道景觀中。

我拿起報紙擋住工地飄出來的風砂，忽然就看見一長蹓的車子在「西藏大學」門前被堵住；我有些好奇，在「面的」的前座引頸而望，原來車隊正等候著一隊「解放軍」經過。我揚了揚眉結，與司機對望一眼；他也不多說話，翻了翻眼皮就把引擎熄掉。

軍車轟轟隆隆地好不嚇人。我不知道這次的軍隊調動跟剛剛的遊行事件是否有關係，不過人羣已被驅散，照理說，再怎樣也不至於造成甚麼氣候。拉薩市民顯然已是司空見慣了，誰也沒興趣站在大太陽底下夾道歡迎「解放軍」的威武；「西藏大學」門前的學生更是嬉鬧如常，三五成羣地繞道而行。不過，四處湧上來的外國旅客則是不肯放過難得的機會，以一種捕捉現場時事的好奇心情，拿起照相機與攝影機從頭到尾拍攝個完全；我晃了晃頭，眼神好似失去了焦點，只覺得滿街飄盪著金黃色的頭髮，聳聳動動，一時蔚為奇觀。

我不想呆在車上等「解放軍」通過，於是搖醒了正在假寐的司機，付了車資，打開車門，快速跑到對面的人行道上。我跑步的樣子一定很好笑，所以當我跑到街角的書店時，店員開心地抿著嘴、對著我笑。我只瞧了一眼，覺得她的笑容不美，因為她的下巴翹得太高了。

我正想著時，突然從她翹起的下巴看到站在路邊書櫃櫥窗玻璃反射光內的自己。櫥窗玻璃質料粗糙，於是將我修長的形影不對稱地照映了出來，扭扭曲曲地，破壞了我原本美好的形象；不過它所反映出來一幅蓄了滿頭黑髮的驚惶面孔倒是相當明顯，連我刻意的齜牙裂嘴一笑也遮掩不住「驚惶」背後所隱藏的「恐懼感」。

我驚訝於鏡照裏的惶恐，發愣地凝視著扭曲的身影。說不上甚麼特別的臆想，我隱約地感覺到櫥窗裏面的下巴低垂了一些，於是朝她笑了一笑；她的面容頃刻間羞澀地垂了下來，一股酡紅的笑紋卻在兩頰漾開。我在她的笑容裏，警覺到我這般隔著窗子，在窗影中的她看著自己或是在我的映影裏瞧著她，實在不雅；顯然我們在接納彼此的曖昧表情時，並不懂得如何去排斥荒誕思想，以至於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誤會。

時間彷彿被割成一片片，與空間脫了節，宇宙就在櫥窗前面的凝視裏整個停頓了。我忽然感覺生命的巨大流逝在瞬間的剎那裏發生，接著時間的壯大消耗卻在生命抖顫裏凝固不動。我明白了，我的「驚惶」是因為我不久以前才被祖普寺書記驅逐出來，日後的行止我根本不敢去妄想，但當我看著她所呈現的天真無邪的笑靨，我才悸然發覺記憶的頑強。

我是個「反革命」份子。當然這不是我的名辭，而是黨委書記進駐了祖普寺不久後說的。當我被套上這個稱謂的時候，我並沒有意味這是一樁足以置我於死命的指控，反而沾沾暗喜，為自己因為這個「反革命」的稱謂，而能與尊貴的達賴喇嘛並連在一起，欣喜地笑出了聲音。

這是一聲沒有必要、又來得不是時候的笑聲。不過，我就這麼胸無成府地笑了，然後我才發覺面對著的人各各變臉。現在回想起來，我嬉皮笑臉的態度的確不是緊張兮兮的人所能接受的。我這麼做，不容諱言，是有些捉狹，所以也難怪他們要發脾氣。不過，其實我的頑皮笑聲是一種感歎。當然我無法得知我到底感歎些甚麼，或許我只是感歎許多人以為不再存在的政治術語——「反革命份子」終於在毛澤東主席死後十一年又再度出現。

我喜歡笑，而且也經常笑，或許在苦難的人生裏，我老是笑，顯得有些不正經罷。但是這不能怪我。我從小住在廟裏，並沒有任何人教我應在何時笑，或在嚴肅的時候不應該笑；雖然這好像是個致命的錯失，但是我想這不是原因，或許我這個木木訥訥的神情看在積極份子的眼裏早已經構成阻礙革命大業的消極抵抗態度罷。是了是了，我想這才是「反革命」罪名的由來，因為我怎麼也想不起來我曾經有任何圖謀顛覆政府的舉動。

我想我從小在寺廟裏所接受的僧侶教育要對我的不知所措負擔大部分的責任。我曾經花了很長一段時間鑽研「世間名相」的虛假，所以很自然地，當我第一次聽到這麼個新鮮的「反革命」名稱，就在心裏面來回地分析起這個名辭背後的意義。我呆滯的表情絕不是一種「瞧不起革命」的漠然，而

只是一時三刻反應不過來這中間的涵義；那種漠然也絕不是開悟禪師的超乎物外的灑脫，而是因為我的確無法掌握「反革命」背後所蘊藏的「革命」真諦。

雖然我說得如此可憐巴交，但我並不是甚麼都沒爭辯，就任憑他們無故栽禍。我在大燈的籠罩下，曾經有一度非常焦慮地解釋。不過或許我第一次使用他們的辭彙，所以在激昂的態度裏就顯出了不自在；更可能是我在使用「革命辭彙」的時候，不經心地皺了眉頭，或者眨了眼睛，從而暴露出我有些藐視的神態。

這個對環境改變的不能覺察或無所適從，可能是因為我從小出家當和尚，以及和尚的不適世事所養成的慵懶習性。這點我還是不能不責怪那些教導我的老師們。他們大都只知道唸經，不問世事，所以從來也沒有教我如何適應環境。

你不要因為我的不適言辭，就以為我沒有學習過辯論。相反地，我們為了通過「格西」學位的測驗，同修的僧侶經常互相攻訐，尖酸苛薄地找出語病以求駁倒對方。不過呢，那種言語的逼迫只能令我們思考語言的限制，卻不曾造成我們仇視對方；因為我們都明白，唯有經過這樣的訓練，我們才能夠明瞭我們承襲的「人生理則」存在著無可撼搖的堅固性與偏執性；更因為我們深刻瞭解這種極其細微的堅固與偏執不是人類的本性，所以我們都迫切地想將它挖掘出來。

我們都曾有過因為思考一個問題，乃至終夜不得入睡的經驗。但是當我們被言語侷限時，寺廟總是讓我們吃得飽飽的，而且放任我們隨意思索，不加以干涉，更不至於不定期地叫我們起來盤問，甚至整日整夜不讓我們睡覺。

沒想到災難來得快速無比。我一被劃分為「反革命」以後，我的書籍與筆記本立刻被沒收，我也被告知，不准參予院會的院務會議。我對這一切加在我身上的不平，不知如何調適，因此原本木訥的表情就顯得比以前更加呆滯。

就在這個時候，我見到面容凝重的黨委書記聚集了全寺廟的師兄弟，一本正經地宣佈夏瑪巴在認證噶瑪巴十七世時所展現的不合作態度；我看著他的雙目深不可測，盯住長老們就像要把甚麼燒焦似地，於是我那慣有的木訥面孔要命地在此時現出狐疑表情。這個極其細微的表情變化就這樣被有心人士彙報了上去。其實我只是不知道這次書記又在耍甚麼花樣，並不是對他所說的有甚麼懷疑。

這項彙報所帶來的詰難，當然是免不了的，不過我仍是不信夏瑪巴會如此地不合時宜。我雖然不信，不過祖普寺上上下下的氣氛卻是比以前更加嚴峻，好像在提防著甚麼似地。讓我再強調一次，那是嚴峻的氣氛，不是莊嚴的氣氛。你可能不知道這裏面的差別，不過我可是清清楚楚。這不是因為我比你優越，而只是因為我有深刻的體認。以前我們經常禁語修行，所以廟堂雖然也是鴉雀無聲，但那氣氛不像現在，因為現在人人壓低了嗓門說話，以至於以往的莊嚴肅穆變得神祕兮兮。

我不知道其他同修對夏瑪巴的看法怎樣，但是很快地，我發覺我也無暇料理，因為我自從有了「反革命」的稱謂以後，一起從小參與佛法辯論的夥伴們也開始疏遠我。我幾次努力地嘗試，但還是沒法恢復以前跟他們打成一片的情形。

我變得說話小心翼翼，不敢再提我對夏瑪巴的懷念，更避免露出絲毫不滿的心理，偶爾我也會討好地主動加進去幾個從審問者嘴裏學來的「革命名辭」。但沒有用，一切努力好似都白費心機。我儘管對每個人都咧開大嘴地傻笑，以顯示我胸無城府的童騃，但他們總是調頭旁顧。

我能做的事很有限，所有的努力都像是場荒謬劇似地付諸東流。我逐漸地被同修們當作外人，更得不到他們的友情。我無法可想，於是一反以前遵循寺規的態度，自告奮勇地去做各種不應該我做的辛苦差事。但是沒有用，老一點的同修們根本不理會我的熱情，無論如何就是不肯接受我的善意。不過呢，他們雖然對我很反感，但還不至於跟我作對。

幾個年輕的同修對我的敵意不知怎麼搞地就特別深，其中有一位年齡跟我差不多的，簡直就是故意找渣。有一次我有意消弭彼此的誤解，所以在辯論中逼迫他思索言語的侷限，然後故意反駁他，

激烈地與他發生口角；他不接受我的好意也就罷了，但是他卻反而以為我逮住機會報復，故意在大眾面前出他的醜，從此這個樑子便愈結愈深了。又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他們其中的一位，另外一位卻替他打抱不平，將我推來搡去地破口辱罵。我驚訝於這個僧團的改變，不料我沒向派駐在寺廟的喇嘛同志們告狀，他們反而把我告了上去。

他們與書記最後的協商結論是，我阻礙了他們的進步，更嚴重的是，他們認為因為我的緣故，寺廟的口糧配給明顯地給當作一種懲罰被扣減了許多。從此以後，我的「反革命」帽子已經逐漸變成我生活在他們周圍的陰影，而我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變成一種可資渲染的罪過。

我與同修之間的「對立」似乎很為書記所欣賞。他總是有意無意地鼓勵「對立」的擴大。長老們知道了書記的陰謀以後，機智地制止「對立」持續分化同修之間的團結，但又不敢太過明目張膽地刺激或暴露書記的居心。這中間的摩擦磐竹難書。最後長老們扛不住了，只好勸我考慮還俗離廟。

這無異是個晴天霹靂。我從沒想過要離開我所熟悉的祖普寺，我更沒想過要還俗，所以當我第一次聽到還俗的勸慰，我好似又回到了第一次聽到「反革命」時的慌忽。不是嗎？還俗以後的身份對我來說是一樁不可理喻的人生行為。這個心理現象對不是出家人的一般人來說，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喲，對了！套個「革命名辭」來解釋，「還俗」就是在我原有的人生經驗裏重新創造「階級差別」。

我不想離廟，但是不走好像不成。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個甚麼面貌，我更不知究竟如何調適才能與一個還俗的我相處。這令我很懼怕。但是寺廟裏一向充裕的口糧明顯地不夠吃了，所以在後來愈來愈艱難的情況下，向我挑釁、刁難的同修們也就多了起來。但是我仍舊堅絕不走。同修們都有點弄不清楚，以為我故意跟寺廟搞對抗，反而不從我的角度去深思我只是害怕還俗後的處境。當然我對這個尷尬，四處說了不少次，但能耐心聽我說的，好像沒有幾位。大家都像躲著瘟疫似地躲著我。

同修們見我不肯離去也沒輒，只好想盡各種辦法隔離我。這個情形就一直持續到有一天，他們發現了我私藏夏瑪巴的照片，敵視的態度也就一天比一天地嚴重，然後接下來的一連串事故簡直匪夷

所思，但是我仍舊堅持不肯離廟。沒有多久，緊跟著就冒出來這件犯戒的事情；也因為我犯了戒，我才離開祖普寺，否則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走的。

我犯戒，其實也只是他們的說法；至於我自己，我從頭到尾都不以為我犯了戒。這裏面牽涉得太廣，我不願妄自猜測，畢竟如果我的推想被證實，我只是傷害了我一向尊重與愛戴的同修，到頭來我還是脫離不了關係。這件事情真是黏黏答答地有些說不清楚。對了，有人告訴我，自從我被迫還俗以後，老喜歡在陳述各項事情時，用「黏黏答答」的形容詞來描述當時的情況。這怪不得我，在宿緣不知的情況下想要瞭解事物，的確有著「黏黏答答」的困難。

啊呀！我無論如何都不願去想，這件事情與同修們有任何關連。不過世間的幻影如今更是幻中有幻，虛裏藏虛，人情世故交織得有若鬼魅魍魎。不是這樣嗎？在一片混淆不清中，寺廟外面的拉薩市民已經逐漸變得有些「非理性」。他們為了適應新局勢，在調整生活步調中，就順應潮流地摒棄了西藏傳統上的「慈悲喜捨」，而盡做出一些只管利己、不管別人的行為。更加令人遺憾的是，在這些「非理性」的拉薩市民裏，總會不時地出現一些搖旗吶喊的激進份子。

這批「拉薩新貴」有時的確令人摸不著頭緒。他們隨著「解放軍」的進駐拉薩，以及源源不絕的共產黨幹部與漢人移民出現在拉薩街頭，迫不及待地高聲喊出「民族共榮」的口號，卻又順應共產黨的指示，不顧一切地去破壞古老的傳統。我對他們的「反理性」行為無法解釋，因為害人不利己的事情在他們來說，都好像是理所當然的「革命行逕」。

北京不計一切成本地建設西南邊陲是值得歌頌的。但是我老是弄不明白這億萬元的交通建設，到底是為了輸送軍隊與核子飛彈基地的裝備與補給而投資，還是為了成就西藏人民解放以及破除僧侶的驕奢與獨斷而耗費的？對了，這樣的質疑不是我所詰問的，我已成驚弓之鳥，不可能會問這些帶著「反革命」的問題。不管外面的謠傳如何，「藏傳佛教」原來可以從世俗外的「超理性」角度去感化

這幾批人，但是可悲的是，僧侶在飽受壓迫的情況之下，連求生都成了奢望，於是對拯救西藏同胞的崇高理想就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了。

我想我又說了許多不該說的話。其實任何一個明眼人閱讀了這些描述以後，肯定也會同意當初祖普寺的黨委書記給我按上「反革命」的稱謂是個明智之舉。我相信你也是個明眼人，不過，或許你始終弄不清楚，我的「反革命行逕」是在有了「反革命稱謂」以後，一步一步開展出來的。這是怎樣一個荒謬演變，老實說，我到現在都是迷迷糊糊的。人家說，人類行為的「道德性與必然性」，往往都是由外在的環境決定，我想這個終極意義就是想告訴你，我們都受了人世間「稱謂」的愚弄，然後不由自主地往外界給予的地位靠攏，所謂「名實論」的真諦或者「以名促實」的無奈罷。

出事的當天，天空清澄。我已經不能確定是哪個日子了，不過在那個忘卻山林的廟宇歲月裏，哪一天其實都沒有甚麼大差別。光陰是有耐性的，我從拜佛唸咒裏有了這樣的體認。對了，從那一次的拉薩暴亂以後，西藏就一片沉寂了，因為北京政府頒佈了前所未有的「戒嚴令」。

好像也是個星期日罷。我慌慌張張地從一個示威隊伍裏接過了一面「雪山獅子旗」，然後我就成了遍佈拉薩的崗哨吆喝的對象。此時，我已經相當認同了「反革命」的麻痺稱謂，所以經常公開地反抗一些變本加厲的迫害以及同情所有受脅迫的僧侶。

我的態度從來都是漸進與溫和的，但是這一次我卻鬼使神差地以暴力為主動訴求方式；我怎麼都無法明白自己的衝動，但是卻相當沉痛這種行為直截地將自己推向了不可挽救的深淵。現在回想起來，這個或許就是那不可或知的業緣，不過我想這是因為我雖然學習佛法多年，深刻了解業緣的牽扯與無奈，但卻從來沒有機會去體會一個小小的機緣可以簡單地改變一個人的機遇。

那天情況很混亂。燃燒軍車的舉動迅速地在圍觀的羣眾裏激起了騷動。在等待黨委書記的漫長時間裏，羣眾的咆哮逐漸化為忿怒，最後終於失去理智地攻擊警察局。

軍警的聚合倒是迅速無比。一個四處追逐的場面在瞬間變得熾烈。血肉模糊中，大家都扭打成一團。有人呼叫，有人奔跑。石塊與瓦礫迅速地在街邊堆起。婦孺們滿臉污黑地叫罵著，男人奔放著蠻力，好似只是為了暴發幾劫以來的怨恨。

我不能在這裏很清晰地分析當天的場面，畢竟那個怒吼暴發得太過突然，而瞬間往四周蔓延開去的氣勢更是驚人——這就好像一團在油管中爆開來的火團，隨著點燃處轟隆的一聲爆裂，黑乎乎的油管、鋼管碎片迅即被拋在空中，而烈火被火團砸出來，在空氣裏竄升著，於是惡毒的太陽彷彿塗上一層鮮血，懨懨地與熊烈的火交相輝映著，而熊烈的人聲則伴隨著熊烈的火在空氣裏恣肆地沸騰著。大地就這樣整個燃燒了起來。

我如同火團裏一片滾燙的鋼管碎片，四處遊動、飄浮著，等著自己隨重力而衰竭，自然地跌落在地上。從我手上拋飛出去的石塊有幾十塊。這是目擊者後來作證時所說的。我自己並不知情。我的眼睛跟鮮花一般燦紅。我只記得，我在忙迫之間，還知道我得趕緊脫去僧袍，因為我的僧袍無非是個明顯的目標。還有我記得我沒有丟石塊，我只是丟了瓦礫。瓦礫沒有石塊重，但是大家都說一樣重。

我笨拙地一邊丟瓦礫，一邊脫僧袍；突然間，一個女人從人堆裏竄出，將滿掌是油的雙手扯著我已經脫出一手的僧袍，氣急敗壞地說：「笨蛋！你手上的瓦礫更是犯罪的證據。」說完，她粗暴地以黃黃澄澄的右手，搶過我手中的瓦礫，攥住我的僧袍，不由分說地就推拉著我。

我不從，甩開她的手，卻弄得一手滑滑溜溜；我不知油膩從何處來，低著頭檢視著我的僧袍。這是一個滑稽的景象，不過就在我不解地看著僧袍上的油漬時，她搓揉著我躲進了小巷子裏。此時，小巷中低窪處閃動著煙霧，而巷口高凸的頂端卻吹著清風。

我們躲了一整天，才在半夜時分來到拉薩河邊。她一直抱歉她把我的僧袍弄髒了。不過她揶揄地取笑我，我要是穿起時下流行的西裝，則一定是位風度翩翩的美男子。「喂！妳別胡講呀！我可是個出家人哪！」

她嘻嘻地笑鬧著：「出家人又怎樣？抵擋得住鎗炮？」

我一時哀傷了起來，看著遠處一拔淡銀滾邊的殘月落在拉薩河上，緩緩地下陷；然後我由視覺的啓發裏，好似看見潛伏蟄眠的能量從拉薩星空中孕育，乃至爆發而出。

我不想說話，只看著拉薩河。她悻悻地說了：「甭看了！就算在沒有河流的地方，也一樣叫你翻船。」我必須承認，當時在緩緩流動的河水聲中，我不能明白這句話的「非邏輯」意涵。

河水持續流動著。我忽然想起寺裏的書記，心一下子又沉重起來，於是轉過頭去，盯著她看了一會兒；在她垂下眼簾時，我只感到一腔淒苦，滿腹心酸，卻又苦於無法向她訴說。我歎了一口氣，將蹣跚的視線伸往拉薩河的盡遠處，最後擺在拉薩的星空上，然後移往星空下凝然寂靜的碩大石塊。

拉薩星空下，一垛垛黝黑的石塊是西藏特有的氂牛。牠們千古以來就這樣寂默不動地潛臥著，似乎等待著星空的疲憊；大地總是在牠們的磐据下，充滿著寧靜與祥和的氣氛。大家都說氂牛離不開藏人，而藏人也離不開氂牛。氂牛不止在生前給藏人提供了負載、耕田與拉車的勞力，而且還供應了牛奶與奶油作食物，拉撒出為數不少的糞便作燃料。牠們死了之後，不止牛皮作了禦寒的遮蓋，最後牛肉還入了我們藏人的腸胃。他們都說氂牛肉味道鮮美，當然我是沒吃過的，我只是聽說而已。我就這樣沉吟著，又孤楚又悠揚地盯著氂牛觀看，忘了她的存在，直到她悄悄地挨了上來，詢問時間。

無論如何，我覺得她打破沉默，問幾點鐘，只是想要隨便問點甚麼，而不是真正想知道時間。我含混的回答也並沒有真正帶給她任何時間的意義，甚至我覺得回答或不回答，對她來說，也並沒有甚麼關係。「在這個時刻，『時間』只是一樁純粹主觀、獨立的『存在』罷。」我看著她的空空洞洞的瞳眸，很悲哀地這麼想著。

她可能已經在旁邊盯著我看了很久了，或許我哀傷氂牛的神情對她來說是一樁莫名的激動，更或許我思索「主觀時間的獨立存在」的專注與迷惘，再度顯現出我木訥徬徨的吸引力。不管怎樣，她

盯住我看的模樣很迷人。她看我不回答她的詢問，卻只盯住她的眼睛，於是「嗯呀！」了一聲，不再多說甚麼話，一挨近我的身體，就骨扭地把衣裳掀高，於是兩顆暗紅色的奶頭駭然跳了出來，倏忽就閃進了我的眼簾裏。

我趕緊閉起雙眼。她「噗嗤！」地一笑，搖搖擺擺地靠在我身上，長長的指甲不老實地在我的胸口上滑著。她要我睜開眼。我不從，叫她把衣服放下。她不說話，只是加重了指甲上的壓力，於是長長的指甲就如同五隻尖爪深深地掐在胸脯上，留下鮮紅的印記。我無法明白的是，這個隱密的印記竟然成了我被審問時無法自圓其說的公開證據。

我的心跳比平常快了許多，心裏亂紛紛的，全然沒有了打坐時的安寧；但是在這個心亂如麻的情況下，我仍然保住了我的童貞。這點你不能不稱讚我的長老們平日對我的嚴厲督導，畢竟沒有他們的教誨，我肯定是過不了這一關的。

第一次的男女接觸令我驚惶，但是我更害怕被她瞧了出來。我噘著嘴不說話，皺著眉忍受胸脯傳來的刺痛。她誇我有僧人坐懷不亂的定力，然後將手從胸口上移，停留在我的臉部，雙手捧住我的臉龐，在我的兩頰邊吻我；我俯身躲避著搔癢，但是她力道驚人地把我扳正，然後將潮濕溫暖的嘴唇貼在我嘴上好幾秒鐘。她見我不為所動，就伸出舌頭貪婪地到處舔著，一雙手又悍然地四處游移。

野地裏立時洋溢著歡樂的氣氛。我的定力亂了。她的嘴唇滾熱，貼在我的耳朵邊吹著氣，絲絲麻麻地讓我心搖意動。她不是這樣就安穩了，還自顧自地發出微弱的快感尖叫。我不解地看著她，她嘻嘻地笑著說：「別固執了，還俗的僧侶多啦！」她又妖嬈又吃力地說道：「連達賴喇嘛都跑了，誰還能保得住你們的安全？」

我一聽到達賴喇嘛的名號，立即在星月交輝之處找到了依靠，於是一時只見到白光燦燦的月兒倏忽轉到了當頭；她接下去的動作其實都是白費心機的，因為我的內心終於流淌出不為外境所疑惑的督定。這點我在日後的指控中，一直強調著，但不幸的是大家都認為我在宣揚我對達賴喇嘛的忠貞。

不過你不要以為我一點沒有感官上的感覺。相反地，我的身體血脈賁張，從腳踝開始感到一陣痙攣，然後從脊椎尾端迅速地逐步向上。我有些害怕，但我仍是頑固地抵死不從。你瞧，我這點頑執的本領還是挺驚人的，她給我弄得意興闌珊，最後不得不穿上衣裳，悶悶地裹著身子睡去。

我哀歎了一聲。其實她不應自討沒趣。我想這只是因為她沒得機會跟書記詢問，否則書記一定會詳細地告訴她，我這個頑執他是領教過的。不過你一定得要相信，這絕不是定力，而是一種我從小就有的與惡勢力對抗的蠻橫與犟勁。

麻煩的事不在我是否保住了童貞，而在她替我訂購了幾件衣服。這說來不可思議。我一向喜歡寬鬆的袍子，不喜歡西裝，可是她聽從了漢人售貨員的話，還是替我選了幾套西裝。我說我從沒穿過西裝，以後也不會穿西裝，但是她不聽，於是等到長老們打開她送來的禮物以後，祖普寺的上上下下再也沒有一個人相信我的清白。這是一樁我始終抱憾的事情。

這幾套西裝就這樣成了我的審判罪狀證據，然後在以書記為首的「紀律委員會」裏引起了軒然大波。我不知道革命鬥爭是否因我的出走而有所荒廢，不過在結束了這整個過程以後，我對紀律委員自以為是地把我當作鬥爭的對象非常忿怒。我不想知道我的離去是否會給黨委書記一些自我滿足，但至少長老與同修們會鬆一口氣罷，或許他們在彼此的無奈踐踏裏也會有一點悵惘罷。

在一次又一次的提審裏，我不止一次地交代了整個過程，也不止一次地以為自己找到了應有的寧靜，結果卻被捲入了更狂暴的風雨中。我對長老們提出質疑，他們都說，這是因為我們人人都帶著不可解說的業力。我對這樣的說法總是無法瞭解，更覺得這是一種逃避問題的說法，不過不論如何，我被判決逐出寺廟的過程仍是精采絕倫，值得在此訴說一下。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幾個月來，我在寺廟的同修們幾乎都將我的「存在」當作一樁生活在他們周圍的陰影；但是一旦書記做出逐出寺門的決定，同修們也不禁露出不平的面龐。或許這是因為長期

的壓抑才製造出來的一種同情弱者的憐憫心罷，更或許我的木訥無辜的表情又再一次給我帶來了好運罷。不管怎樣，這個演變不是我製造出來的，而是長老與同修們隨著書記逐次升高的警覺而共同發展出來的認識，雖然這個「認識」疊印在過去的印象中，是如此地荒謬。

在書記的宣佈下，長老們被要求就我的驅逐出廟一一站起來發言；但在大殿中一排排巨燭搖曳的幢幢火光裏，長老們不識相地保持著慣有的沉默。書記面對著一副副頑固的沉默面孔，有些不耐煩了起來，於是又關切又急迫地將目光在沉默的四壁包圍裏來回逡巡——凌厲的目光將裊繞的檀香逼退得只能縈繞在柱樑邊，而香火蠟油的氣味則顯得比往日更加瀰漫。

每當書記的嚴峻冷酷目光掃過來時，有的長老就扶著褐色袈裟，用手撐著站了起來，口中喃喃地唸著「嗡嘛呢唄咪哄」，然後坐了下來；有的起身，低垂著掩映在隱現燭光的臉龐，然後搖搖頭，表示無話可說；有人噤若寒蟬，數著唸珠，故意躲避書記的目光，將眼神飄向神龕中鍍金的巨佛。

同修們在這一片死寂時光的流逝裏，各各呆若木雞，於是幾個推心置腹的同修用眼睛互相交換神情，然後向書記要求著發言。書記顯露出如釋重負的欣慰，立刻答允了。這位跟我年紀相若的同修劈頭就說：「幾件西裝算甚麼？叫他自己掀開僧袍，給大家瞧瞧他胸脯上的醜陋罪狀痕跡呀！」他的果敢在同伴間立刻引發了一場紛亂。這個紛擾與鄰近夥伴的期待、興奮與躁動，逐漸混合成某種獨特的曖昧黏答氣氛，儘管這樣「曖昧」在佛堂裏，是極為不相襯的。

我的驚惶無以倫比，但是我勇敢地拒絕接受這項指控。長老們都從前座轉過來看著我。我突然一陣害怕，像著了魔似地想站起來扯掉書記的假面具，連同站在書記左近的一些頭戴斜帽的幹部們，也一起羞辱個夠。不過我的僧侶禮教與內斂要求將我活生生地壓了下去。我只是閃爍著眼睛，骨溜溜地一個個緩緩地瞧過去。一時之間，大廳的石柱在門縫裏滲透出來的一條條細扁月光裏加深了顏色，而石柱裏的石頭在沉穩厚實的色澤裏又喧騰又無息地數說著我的業障。我好似分了身，開了岔，於是就隨著縈繞在柱樑旁邊的檀香飛舞，不知不覺地在冰涼的月色裏搖晃了起來。

我搖晃是因為我壓不住心頭的忿怒，但是其實我並不知道是我在搖晃，還是書記在搖晃；不過我敢肯定地說，我的眼光是哀淒悲愴的，因為在我的感覺裏，書記好像承受不住我眼光的犀利，一陣痙攣，然後不由自主地就搖晃了起來。

我又想，不會吧？他是個身經百戰的鬥爭者，怎麼可能就這樣地敗服在我的譴責眼光裏？我在心底對自己說：「這羣混蛋，這羣階級鬥爭的執行者，這羣逼迫我還俗的劊子手。」我不知道我是否又發出了聲音，還是我的悲淒眼光震動了寂靜的聲波，其震號號。

我原本還是有機會的，但是這就像其它的事情一般，我老是將情況弄得很糟。這個禍端就這樣造了下來。現在雖然事過境遷，但是回想起來，大概還是得怪我自己瞪了書記太久了罷。當然我自己是感覺不出來的，因為我連是我在搖晃還是書記在搖晃都弄不清楚，而我以為我只是瞪了他一會兒，然後他自個兒就搖晃了起來。不管怎樣，他晃動了一下，立刻恢復平靜；就在他的目光再度顯露凶光時，我不由自主地低下了頭，感覺自己的懦弱。這時，我發覺人人都睜大了眼睛看著我。

「你說甚麼？」書記咆哮著。

我的驚悸是無可言狀的。畢竟我還是忘了禮教，說了些甚麼；但是我從長老們不解地轉過頭去盯著威風凜凜的書記看來，可能只是我的眼光說了話。不過不管是我的甚麼感官部位說了話，我其實沒有心思去思考這一切。我害怕極了。這個可以從掛在我身上的僧袍發出撲撲簌簌的聲響來證明。

我在同修們的撕扯下露出了胸脯，然後在書記「嘿嘿！」的冷笑與長老與同修們又是哀歎又是驚呼的嘲笑裏，被烙下了犯戒的印記。「但是我沒有做！我真的沒有做！」可惜的是我的童貞是一樁無法證實的證據，於是我一聲聲求救的哀嚎，就在長老與同修們陸續甩袖而去的忿怒與不恥氣氛裏，徒留在寺廟的空曠中迴盪；周遭除了晃動的黃色與褐色袍袖外，只剩下一縷縷莊嚴緋紅的峨冠絲穗從書記的坐椅上垂下，朦朧地覆蓋了「噶瑪噶舉」的生命，又黯淡地遮去了歷代「噶瑪巴」的身影。

長老們惦念著我還俗後生活不易，於是事後與書記協商，暫時讓我在後山的石屋裏居住。書記當然不願批准，但是在那個時候，他為了千里外的「天安門鎮壓事件」，日夜提心吊膽，於是就積壓著陳情，遲遲不做決定。後來大概拉薩的鎮壓事件一直層出不窮，局勢始終不得和緩，他就把我這麼個小人物給忘了。沒想到，這麼一拖，我竟然在祖普寺的後山上居住了七、八年。

我的住處簡陋極了，但離寺廟不遠，而且居高臨下，隨時可以聽到我從小就喜愛的法器聲音，於是嗚嗚的羅格鐺與鐙鐙的達瑪拉，就暫時令我安頓了我這個從來都沒有單獨過日子的身軀。我經常激勵自己，在低沉的法螺與清脆的鐘聲裏，期盼著自己有足夠的毅力，能安心地抱著贖罪的心來懺悔歷劫的業障。當然我還希望有一天書記回心轉意，讓我再搬回祖普寺。

我的景況時好時壞。長老們經常上來探望我，也偷偷地帶來了糧食。大家的行動與意識都還算自主，佛經當然也沒少唸。我相當感慨，隨著共產黨的逐漸勒緊控制層面，我們這一羣原本藉著集體修行來尋求「無意識解脫」的僧侶卻也不得不暫時擱置探索生命的真諦與自由的真義，而自求多福地在日益集體化的生活裏浮沉，然後藉著表面馴服的掩飾，偷偷地保存著那個無人可以主持正義的一絲自由的意識。嗯，自由的意識雖然只是殘餘的自由，但到底還是不折不扣的意識。我雖然在這場抗爭裏給逐出了廟，但我做人的尊嚴總算保持住了。我唯一遺憾的是我出家的自由還是被剝奪了——或許我的福德資糧不夠，所以從小想做個喇嘛的願望終究不得實現；更或許是我在哪一劫裏沖犯了神煞，所以就得在這世苦熬著。漢人不也是這樣說的嗎？「命中八尺，難求一丈。」是了，是了，想來我的命就是少了兩尺，所以無論如何折騰，「善根、福德、因緣」就是不能俱足。

她惹下了這場風波以後，沉寂了一陣子，後來卻默默地搬到不遠處與我毗鄰而居。我不知是否仍舊懷恨，不過我總是不願跟她走得太近；她識相得很，總是在萬頃煙波裏，靜悄悄地躲在宏偉壯麗的金頂廟宇屋檐下觀看著我的動靜。如果不是因為那次天氣悶熱，我滿頭長滿了癤子，還流出腥臭的膿血，我是不可能會跟她又扯在一塊兒的。

癤子來得意外，卻感染得甚快。我經常痛得徹夜難眠，又擠得滿頭血腥。長老們帶來了藥膏，但不管用。她不知道從哪裏聽到了消息，立即出現在我的面前，同時帶來了藥膏。我當然不願接受。這點骨氣我想我還是有的。我不可能在她陷害了我以後，又去接受她的施捨。再說了，我餘悸猶存，這個藥膏來路不明，我又怎知這不是書記又一個詭計呢？

我堅拒不受，更不願跟她拉拉扯扯，所以只要她一現身，我就縮著長滿了癤子的腦袋殼，四處躲著她的糾纏。幾次過後，我總算弄明白了她的作息，所以在她還沒來得及現身的時候，我就先躲藏了起來。後山雖然偏僻，但是佔地很廣，而且大大小小的石堆很多，要躲藏我這個弱小的身軀並不是甚麼困難的事。只不過，我這麼一躲藏起來，連長老們也找不到我了。我在遠處聽見他們呼喚著我，很是著急，但卻不能現身；可惡的是，等到長老們下山了以後，她就將遺留在石屋門外的口糧順手給拿走了。我當然知道她的用意，她這是等我餓慌了，不得不現身來找她。

她料不到的是我也不笨，早就在不同的石堆下面埋藏著足夠的糧食。我吃得不多，長老們帶來的糌粑可以支持我渡過很長的時日。這難不倒我。最難熬的是我頭上的癤子。我也看到了她留在石屋外的藥膏，但我動也不動它一下。我想她可能也是無技可施了罷。那天夜裏，她摸上了我的臥榻。

我當然抵命不從，於是她又再度施展她的蠻橫，在我的臥榻上跟我搏鬥了起來。我的臥榻不是甚麼真的臥榻，只是兩片木板搭在一起，平時一翻身就經常各自往兩旁分開了去，現在這麼一翻騰，當然就快速地分離，將兩個居中搗鼓的身軀一上一下地跌落在泥地上。

要命的不是她壓在我身上，而是那兩顆暗紅色的奶頭在我們一起跌落在泥地的時候，又倏忽地跳了出來。我立即閉上了雙眼。上次在拉薩河邊，達賴喇嘛帶給了我力量。這次在石屋內，雖然沒有白光燦燦的月色做依靠，但我還是相信我可以依賴我的頑執來抵抗感官上的刺激。

我到現在都得責怪長老們平日只知嚴厲督導、卻從來沒在這一方面教導我們實際的防禦措施。心念的力量當然很大，這個我從不質疑，但感官的力量也很大，這個我卻沒輒，尤其當我閉上雙眼的

同時也放棄了掙扎，而就在我放鬆四肢的時候，我的腦殼卻感受了一陣清涼，那真是我長了癬子以後從未曾有過的清涼，一直沁到心扉的深處。我一開心，就張開了眼睛，迎面卻見白花花的胸脯在我的臉龐邊敞亮著。她的右手支撐著身軀，左手黏乎乎地抹上了藥膏，而隨著指尖的按摩，我也跟著感受了一抹抹的清涼。那真是很舒服的，再然後我就覺得她不可能是書記派來的密探。

現在我都不能清楚地說明。這究竟是因為我的腦殼清涼，還是因為她的胸脯白晃，一舉解放了我長久以來的頑執。不過我卻清楚地記得，就在我認定了她不是書記的密探時，我也同時不再討厭她了，我沒想到那個自我解放的感覺也同樣清涼，一直攪弄得我從脊椎涼透到腳踝。

藥膏一塗完，她就下山了。她說她必須跟書記做個了斷。在九秋風露的季節裏，我又迷糊了，畢竟她還是書記的密探了？她摸著我的臉，瞇著雙眼，臨行前還不忘調侃地說：「白痛了幾天，豈不活該受罪？」我笑了笑，不知該說些甚麼。此時，鐘鈸法螺之聲齊鳴，迴山應谷。

我不知她跟書記了斷的結果如何，我甚至不知她是否重新喚起了書記的記憶。但她總給我帶來災難，好像從地庫裏翻起來一樣，書記發覺我竟然還在，於是當即通知長老們，要我立刻離開祖普寺鱗次櫛比的僧舍範圍；我沒地方可去，又找不到她，於是只好裹起僧袍，下了山，回到拉薩城去。

我不想長篇大論地描寫我從祖普寺到拉薩城的經過。這條路很多人都走過，算不了甚麼。不過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現在跟以前有甚麼不同，我只好稍微透露一點，因為自從公安局於一九八七年發生暴動之後，拉薩城附近的秩序有了騷動，因此使得這條馬路的流暢增加了許多麻煩。

外地人也許不怎麼容易看出來，但是再怎樣都可以感覺檢查崗哨多了起來；其實崗哨大多虛張聲勢，只帶給行人震嚇的氣息。他們真正想要做的只是控制訊息的傳遞，所以對金髮藍眼的外國人就格外注意。令人不解的是，這些外國人大都有前仆後繼的勇氣，所以也起不了多少嚇阻作用；反過來說，他們對本地人並沒多大興趣，但本地人反而給震嚇住了。

我知道很多外國人都同情我們，連那位曾被北京政府指控為「小偷」的美國國會眾議員也假冒觀光客，在拉薩城明查暗訪了五天；他後來很熱情地在華盛頓特區召開記者會，對全世界宣告共產黨鐵腕控制拉薩的行為。他的勇氣、果敢與道德當然值得我們讚揚，但是不幸得很，他只不過是藉用了這種方法來打擊柯林頓政府在西藏政策上的軟弱，並不是真正關懷我們的無助；於是乎，國際政治的混淆與矛盾加深了共產黨殖民西藏的力量，而且隨著「無神論」的社會主義中國逐漸縮短他們與篤信「佛教」的西藏之間的距離，西藏與世界上其它宗教團體的交流也就愈來愈不可能了。

誰能瞭解呢？這麼多外國人在沒有理解做為基礎的同情下，能傳遞多少真實的訊息呢？但是在這麼一個將「傳達真相」看成一項禁忌的控制下，我們除了怨恨病懨懨的日頭外，還能期盼甚麼呢？我想西藏人是應該哀傷的，因為這個被世人認為是個在雲彩頂端的神祕隱蔽的地方曾經一度是世界上唯一真正具備「智慧與快樂」的香格里拉，如今慘遭兵燹、鎮壓與控制。

外國人逞一時之快，有時對我們生活在其中的本地人沒有絲毫幫助，反而給害慘了；因為他們始終無法瞭解，任何對北京的指控只會招來更為雷厲風行的手段。拉薩公安為了遏止這股歪風、為了抑制外國人的熱情，這幾年來施展的集體謀殺西藏人的報復行動，可以說已經是駕輕就熟了。

我這可不是亂說的。我這麼說罷。上次那個甚麼狗屁力量也沒有的人權組織，由瑞士的日內瓦有模有樣地發表了八十三頁的報告，譴責北京政府在西藏維持強大軍事力量以鎮壓異己、執行其殖民經濟。這明明是椿大家都知道卻又說不得的事，偏偏這個組織就自以為是地大放厥辭了。結果好了，甚麼都沒發生，拉薩的私設法庭卻立即配合行政單位，有效率地做出迴應，並判決了兩名替罪羔羊的「異議」人士；對了，他們的「罪名」跟我的一樣，也是「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意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反革命』行逕。」

其實外國人寫的東西都是一知半解，不僅有著偏差，而且還搔不到癢處，因為連我都不敢輕易地說漢人有同化西藏的企圖，他們卻如何能肯定這是一個殖民經濟政策？這種一廂情願的推斷是一件

很令人費解的事情。我長年以來雖然也有些相信殖民的傳聞，不過我想漢人不至於愚蠢到這個地步；謠傳畢竟只是謠傳，何況我對外面的世界所知有限，再怎樣也不能不加理解就人云亦云。

我漫無目的地繼續向前走。忽然發覺人行道上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有些害怕，於是順著馬路邊走回旅店的房間裏。一進門，我就聞到一股霉味從到處可見污垢的牆壁飄散了出來，而從四處剝落的油漆則不難看出旅店屹立在拉薩的年代已經相當久遠了。

我坐著坐著，忽然感到心緒不寧，有種無家可歸的感覺。我沒有多少錢，雖然小旅館很便宜，但是長期居住在這裏總不是辦法。現在想聽佛法的人已經不多了，能供養我的人更是絕跡；再說，我已經還俗了，豈能再接受供養呢？我不能再坐下去了，於是我想出去碰碰運氣，或許能找個工作。

拉薩正在大興土木，照理說不應該連個粗活都找不到。但是我胡亂地逛了一整個下午，工作卻毫無頭緒。然後我不知道怎麼搞地就逛到了布達拉宮廣場前面。我遙遙地看了一會兒，不想進去。我有些哀傷地想著，「無神論」的共產黨人將這座莊嚴肅穆的布達拉宮營建得像座供人參觀的博物館，到處有閉路電視，又有空調設備，根本不像佛堂。

慕名而來的旅客很多，廣場前面停滿了巨型豪華旅行車。我繞了一圈，往我的旅館方向走回。半途中，我在路邊的小攤子吃了晚餐，但卻無意中冒犯了一羣高聲吆喝的年輕人。我不知為甚麼我的長相到處惹來怨氣，更不明白他們為甚麼惡狠狠地朝我瞪著。

他們以兇暴的眼神制服了我以後，就嘴貼著耳、輕輕地談著白天的遊行；我其實不想聽，這場成不了氣候的遊行哪有我們幹下的舉動浩大？我雖然不想聽，但窸窸索索的喃喃低音不時傳來，夾在我漫不經心地翻閱報紙的聲音裏。我不想令他們不安，又不便表明身分，於是只有不斷交叉著大腿，令褲子摩擦著報紙的聲音不絕於耳。他們聽著，就惡毒地破口大罵起來。我不期然地覺得悚慄，但是同時一股振衣而起的豪情油然升起。

我忽然很憐憫他們，但是我無心詆毀他們的粗暴言論，於是只有低下頭，張口「叭吱叭吱」地大聲咀嚼送進嘴裏的食物。你要知道，我這個吃相絕不能被我的老師們接受。僧侶有僧侶的模式，吃東西是絕不能馬虎的。但是為了消除彼此間的隔閡，我故意朝他們傻笑，狼吞虎嚥地吃東西。我想，我的粗魯但慈悲的行逕仍然是值得表揚的。

吃完了晚飯，我付了錢，跟大家打了下招呼，準備離去。他們怒氣已消，只不耐煩地揮揮手，叫我快走。我一站起，卻踢翻了一堆擺在我腳邊的宣傳單，一時之間，五顏六色的標語散了一地，把「雪山獅子旗」整個暴露了出來。我指了指旗子，想說這個旗子正是讓我捲入暴動的根源，但他們很生氣，作勢要打我，我只好趕緊將吆喝的怒罵聲甩在身後，灰頭土臉地逃離了開去。

我沒有目的地地走了一段路，又搭了一段車，然後走走逛逛，繼續東行。那一聲聲高聲吆喝的怒罵聲老是縈迴在耳朵邊。我想著這些年輕人，心裏又幸福又悽惶。我半點也沒責怪他們的意思，對拉薩這種半公開半隱晦的討論與交談，我忽然感覺輕飄又浮動。我說不清楚為甚麼我會有這種心理，或許我們西藏人多少都帶點流浪者的血液，雖然這與猶太人受巴比倫人放逐的流浪有本質上的不同。

這樣胡亂想了一會兒，我就持續下午的思緒，檢討起自己的所作所為，又懷想著從小受我尊崇的長老們所加諸我身上的不信任與失望神態。後來我終於明白了，原來我害怕或驚惶的，不是事件的真實性，而是那種氣氛下所產生的孤絕心態。

我的腳步一起一伏輕敲著褚紅色的四方地磚。遠處地平線上不時出現模糊的人影。我忽然感覺我應該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從前在寺廟時，各種情勢老是逼得我去企盼明日或後日，卻永遠將今日擱在一旁。如今，時不我予，我不能不去想想切身的問題。

我踢著步伐，心思散漫，不自覺地認同起大家的說法。人的行動的確必須配合外力，選擇恰當的時機，才能獲得最大的成果。我並不是以前沒這麼想過。相反地，我在寺廟裏常感覺我遇到極佳的機緣，但幾次都在還想不到辦法利用之前，就被長老們制止。我雖然乖巧地順從長老的教誨，但從來

都沒深刻去理解，為甚麼他們從我那副不知如何反應世事的木訥面孔上，居然看出我內心裏的運作。這個我想也是一種特殊的修行能力罷，只不過，到今天都還是個謎。

我想我對觀察諸多變幻莫測的情勢不是先天性的無能，只是我從來沒有在實際的情況下將自己的判斷付諸實行，而「反革命」的事件又過早斲喪了我才萌芽的心機。我一直不敢跟別人說，不過我覺得正因為書記所率領的這一幫共產黨人不懂「唯心」思想，所以才需要一下子學習這個人的精神，一下子又模仿那個人的作為。這個我們叫作「上師相應法」，但非「唯心」，不能修行。

我走回旅店時已是疲憊不堪了。我躺下來想睡一會兒，但又著急自己日後的行止無定。我不禁在心底吶喊著，我需要工作，我也需要回到這個現實世界來重建自我意識。我翻來覆去睡不著，於是再挨著窗戶，將頭探出窗外。這時的天黑得很深，幾顆稀疏的星星在遠遠的天際不情願地掛著。街道已經是闃黑一片了。沿街的房子都遮著厚重窗簾。整條街也就只有我這個窗口透露出光明。雖然燈光暈黃，但是我看著自己長長斜斜的孤影映在灑滿了街道的漶漫燈光中，忽然感動莫名。我在剎那之間好像失去了視力，眼前一片漆黑。笑容在我的臉上凝凍，內心卻在自尊與自我憐憫的振幅裏，捲起了綿長感歎，悠悠慢慢飄向天空的黑色深遠處，然後滲透到寶藍色的近處，最後停在眼前的黃色光燦，而形成了一片「藍底黃光」的燦爛波濤，不再只是個「櫥窗」式的存在了。

過了好久，月亮升了上來，邊緣混濁不清，在無邊無際的樓房與擁擠排列的住宅頂端呈現出來一片乳白色的膠著；窗口裏，遠處那片被霓虹燈染成金霞黃色的光暈愈來愈強烈，終於將冰冷的月亮與寶藍的星空驅趕了出去，然後一路由內而外、由外而內，將拉薩的星空裹捲進了梵谷畫作的迴轉。

我在窗口邊看著看著就興奮了起來。我知道在那霓虹燈的照射下，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我充滿著希望，對著星空「呀呀！」叫著，甦醒了，甦醒了，這個都市終於甦醒了過來。雖然我覺得星空閃爍著故有的幻麗，但是畢竟沒有霓虹燈的照明，拉薩不足以顯現一個現代都市的繁榮。

這個故事說到這裏，有點說不下去了。我想我在尋找工作的壓力下，可能不怎麼能夠安下心來說個吸引人的故事。不過我還是想盡量不隱瞞地把「藍底黃光」的故事說個清楚，因為這裏面牽涉到我的皈依師夏瑪巴在「十七世大寶法王」的認證裏所受到的屈辱。

夏瑪巴受到的屈辱是真實的。這點，不管你喜不喜歡這個故事，我都希望你不要懷疑。當然，你應該明瞭，我這個長期居住在寺廟裏的僧人，多少將寫故事看作是椿不倫不類的事情，所以下筆時就不能說是在完全的自由心態裏，以至於言詞之間不免躲躲藏藏，不盡達意。這點你一定要原諒我。其實呢，讓我在故事暫時中斷時，偷偷跟你透露，我這段敘述如果有不合理或不自然的情節，那多半是因為那是一段未經修飾的事實，而如果情節讀起來順理成章，那反而是因為我太會編故事的緣故。

我這點故弄玄虛或顛倒是非的本領是我在成了「反革命」以後學來的。不過呢，你要知道，我把一切罪過都推給黨委書記也是不公平的，畢竟人世間的真實事跡大多有一種無力感，而我們的偏執卻又令我們隨順地接納這個世間，然後讓世間的理則統領著我們的思緒。

我將如何陳述這個「噶瑪巴與夏瑪巴」的故事，現在還有些梳理不清，但是我知道我必須遠離霓虹燈，在祖普寺後山的黑夜裏，重新讓冰冷的月亮與寶藍的星空現形。然後我將逆勢迴上，將累積的記憶不斷壓縮到極限，以令文字的空間扭曲，然後再轉下，用純淨的文字去拼貼「認證」的紋理。

當然我也知道，我必須躲著書記，更不能讓書記知道我又偷偷溜了回去，於是如何故佈疑陣，如何逃離拉薩星空的籠罩，而又不畫地自限，就成了當務之急。我也知道這樣的心思有點不怎麼如理如法，所謂「行於道，必失之於道」，但是我也沒有其它的辦法了。這是個你我在投胎為人的時候就掙扎不出來的囿限，跟「反革命」的稱謂其實沒有半丁點兒關係……